

热历史

## 古人的“冰上运动”



## 生活史 精妙的木门闩

古代商人做生意发了财，大多会建造代表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豪宅。

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门的安全性尤为重要。这两扇门板，大多是用厚重的硬木做的。尽管按当时的条件，门材的干燥不彻底，门上留下了无数的虫眼，但丝毫不影响木门的安全性。即使是强盗，要想破门而入，也绝非易事。

通常，这些大院木门有一副或两副门闩。如果是两副门闩，上面的那副门闩只可由右向左拉开，下面的那副门闩只可由左向右拉开。方向错了便开不了门。

甚至，有的木匠会在这门闩上设置机关。比如，将门闩拉上以后，摁一下门闩限木下部右边的按钮，限木内的门闩榫木便会自动落下，将门闩锁住，这时再怎么用力，门闩也不能打开。需要打开门时，门闩限木下部还有一孔，用铁条向上一捅，门闩榫木便被顶起，门闩才可以打开。这些机关，除了专家，一般人，尤其是窃贼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搞清楚的。

大院四周防火墙很高，既防火，又挡风，主要还是防盗。一般窃贼夜间从墙上进入大院，偷得黄白之物及其他贵重物品后，就不便再翻墙出去了，毕竟背着重物翻过高墙不仅不易，还可能出危险。从里面打开大门，顺顺当地走出去，是最便捷、最安全的。

但是，情急之下，要想从这道门走出去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窃贼在慌乱之中，拨弄门闩，惊动了门卫，也只有束手就擒了。（《经济观察报》）



▲清代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等绘《冰嬉图》局部

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显示，人们对滑冰技术的掌握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在经过长期的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）的生产生活实践后，人们终于学会了冰面行走的基本技术，开始征服冰面的第一步。

有关资料显示，至少在唐代北方民族部落中已有冰上活动的记载。《新唐书》在描述当时北方拔野古民族部落时这样说道：“拔野古……俗嗜猎射，少耕获，乘木逐鹿冰上。”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《通典》“北狄传”也记述拔野古“人皆著木脚，冰上逐鹿，以耕种射猎为业。”每当冬季冰雪覆盖之时，拔野古人就会脚踏木质器具在冰上追逐猎物。

在上述早期流行于北方民族中的冰上运动形式中，“木脚”和“木马”都是滑冰狩猎时的用具。“木脚”可能比“木马”在长度上短些，但使用起来更灵活，类似后来冰鞋的滑冰用具，主要是利用腿部发力向前滑行；“木马”是将木板系在脚下，靠木杖来支撑助滑，以便产生向前滑

行的动力。利用这些器械的冰上滑行行为虽尚不具备游戏或竞技性质，但已然可以视作滑冰运动的雏形。

北方民族盛行滑冰活动的同时，中原地区迟于宋代还出现了滑行于冰上的早期冰床形式。北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当时河北东路的“信安、沧、景之间……冬月作小坐床，冰上拽之，谓之凌床。”反映出有宋一代，在今河北省海河流域的霸州、雄州、沧州一带，冰床或冰橇活动都在流行着。

明代滑行于冰上的冰床或说拖床更为流行。明人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记载说：“是河也……至冬冰冻，可拖床，以木板上加交床或藁荐，一人前引绳，可拉二三人，行冰如飞。”这说明乘坐冰车在晚明社会备受欢迎，并且已成为明人冬季户外休闲方式之一。上面文献中记载的“拖床”是在冰上滑行的类似后来“冰车”“冰橇”的冰上滑行器。

清代的冰上运动基本上按照两类体系在发展着：一类是由朝廷管

理，通过培训专业选手，定期举行的大型“冰嬉”表演与竞技赛事；一类是流行于民间，融生产、生活及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冰上技能形式。

清代的冰嬉活动，主要盛行于乾隆至光绪年间，表演及竞技项目主要有集冰上滑行与射箭为一体的转龙射球、传统的花样滑冰摆山子。除了上述冰嬉大典的各类冰上活动形式，还有流行于民间的冰上技能形式，主要包括木板溜冰、跑冰鞋、冰上踢鞠和冰床。

19世纪中叶以后，伴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，现代冰上竞技项目逐步引入中国，并与中国传统冰上运动一起，成为中国近代冰上运动发展的主体。时至今日，经过数千年历史演进的中国传统冰上运动形式，无论是木板溜冰，还是现代冬奥竞技的短道速滑；无论是传统冰嬉摆山子、溜龙，还是冬奥竞技的花样滑冰、冰上舞蹈，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冰上文化通过北京冬奥会的平台，在华夏大地交融。

（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▲盐湖区盐商周氏大院的门闩 记者 刘亚 摄

## 文史拾零 昭陵六骏

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，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的九嵎(zōng)山上。六骏是李世民统一天下，转战沙场时所骑的六匹战马，分别名为“拳毛騧”“什伐赤”“白蹄乌”“特勒骠(亦作特勤骠)”“青骢”“飒露紫”。听名字就知道，这些马都是来自突厥的良马，当时西域处于突厥人控制下，所以一般认为这些马的产地来自西域。

李世民即位后，为彰显他在创建唐王朝中的战功和追念在战争中出力的良骥，于贞观十年诏令雕刻六骏石像，立于寝殿昭陵前，即九嵎山北坡祭殿两旁的廊庑中，由著名画家阎立本起草手稿，唐太宗亲撰赞语，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。

据传，唐太宗令画家阎立本先把“六骏”形象画出，然后令石刻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，故人们习惯称之为“昭陵六骏”。

据记载，李世民为六骏的亲题赞语分别如下：

特勒骠：应策腾空，承声半汉；天险摧敌，乘危济难。青骢：足轻电影，神发天机，策兹飞练，定我戎衣。什伐赤：漉润未静，斧钺申威，朱汗骋足，青旌凯归。飒露紫：紫燕超跃，骨腾神威，气誓三川，威凌八阵。拳毛騧：月精按辔，天驹横行。孤衣载载，氛埃廓清。白蹄乌：倚天长剑，追风骏足；耸辔平陇，回鞍定蜀。（《中国民族报》）



▲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“特勒骠”雕塑 记者 刘亚 摄

史海钩沉

## 晚菘历霜味更甘



白菜，古称“菘”，古人认为，白菜具有松树般傲霜斗寒，凌冬不凋的特性，于是其名就用“松”字加了个草字头，成了一个“菘”字。恰如《埤雅·释草》所载：“菘性凌冬晚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，故名菘。今谓之白菜，其色表白也。”

秋冬，正是白菜上市的旺季。唐代白居易吟咏白菜道：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”诗人表达的是风刀霜剑带给自己久经历练的淡然，其实，从科学角度来讲，白菜对低温环境自有一种适应能力，在寒冷的侵袭下，白菜自身多糖水解成单糖，细胞液浓度升高。因此，它不仅没有被寒霜打倒，反而去掉青涩，由此变得醇厚丰满，更加甜美。

白菜以其甘美的品性，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。宋代范成大直言白菜比肉还好吃：“拨雪挑来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醲。朱门肉食无风味，只作寻常菜把供。”清代汤成功的《题(菜羹图)》诗云：“十亩菘花陇外香，田家况味逊膏粱。谁知一入高人手，别有山风野露香。”在其看



▲运城工艺美术馆展出的“百财”黄河石画工 记者 刘亚 摄

来，百姓家的日常白菜虽不及富贵之家的肥美食物，但一经巧手烹制，却别有一番风味。

提起白菜，就想起了大画家齐白石。齐白石一生非常喜欢画白菜，常以其肥大、嫩白、翠绿的特点入画。他笔下的白菜新鲜水灵，生机盎然，看上去饱满又结实。他有许多著名的白菜画作，如枇杷白菜、白菜昆虫、白菜辣椒等，妙趣横生。他在其中一幅白菜辣椒画上题写道：“牡丹为花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，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，何也？”齐老为白菜

鸣不平，话中充溢着对白菜之喜爱。

齐白石将画白菜之浓淡墨色喻为“苍生色”。白菜一生朴实可爱，带着浓浓烟火味，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成为家常菜谱的常客，常吃不厌。于是，人们视白菜为“百姓之菜”。

据记载，明代万历年间，江西铅山县令管继良勤政清廉，曾立有一块“白菜碑”，碑上刻着一株硕大白菜，并书“为民父母，不可不知此味；为吾赤子，不可令有此色”，立于县衙门口。其意为：作为地方父母官，不能只图自己安逸享乐，不问民间疾苦，不知青菜的滋味；作为子民百姓，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，面带菜色。

管继良主政铅山期间，正值明王朝后期，统治阶段的苛捐杂税、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，压得穷苦百姓喘不过气来。管继良上任，励精图治，力改弊政，铅山百姓在朝廷的狂征暴敛和地主的盘剥压榨下得以安居。士民深怀其恩德，集资兴建“宣公”生祠以祭祀。

（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